



烈士墓前的沉思

□ 丁也

从遵义湄潭县城出发,沿县道一路向北,去寻访当年红军的战斗足迹,去感受那悲壮的历史。这是“重走长征路 最美茶乡行”活动北部乡镇的最后一站——走进鱼泉革命烈士陵园。

此时,初春的阳光洒在茶乡的大地上,有了些活力和动感,也带来了丝丝暖意。翻过鸭蛋沟便进入了鱼泉地界,公路在仙谷山脉与中华山脉狭长的坝子间延伸,与桃花江河流逆向而行,与仙谷山脉相向为伴,弯弯曲曲,悠悠荡荡。公路两边的农村新居伫立在山间河旁,隐秘在花林间,错落有致,亭亭玉立,彰显了农民生活的新变化。特别是桃花江的新石居村寨,依山谷而建,幢幢民居排列有序,由低到高一字排开,此起彼伏,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严整中透出几分活泼。黑白相间的色调,描绘成了温柔细腻的线条,多了些灵气,多了些柔情,充分体现了新石居人的审美情趣。正是这优美的环境,独特的地理条件,新石居村寨被列为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寨。

车行驶在公路上,清晨的空气里溢满了大山的湿润和清香。鸟儿随处欢唱着,音清而韵长。对面的农家炊烟升起,袅袅多姿。不时看到桃花江河边的浣衣妇,偏岩塘边的钓鱼翁,仙谷山深处的牧童,他们的身影与自然融为一体,于是,杵声、渔歌、牧曲弥漫在空中,演绎出一幅壮美的山水画面。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这是古训。从桃花江河畔人居环境的改善,我们看到了当今农村生活的新面貌,这是全国新农村建设的缩影,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新变化。

此时,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历程,那些仁人志士,那些革命前辈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功勋,他们的事迹永垂不朽!

我怀着虔诚之心,敬仰之情,来到鱼泉革命烈士陵园,凭吊烈士的英灵,寄托怀念的哀思。

这里长眠着6位革命烈士,有4位红军烈士,2位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烈士。其中,王友发烈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在湄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生前任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军长征离开遵义后,奉命留在地方组织人民武装任遵湄绥游击队(黔北游击队)政治委员。烈士陵园始建于1953年,占地500多平方米,是一座面积不大的烈士陵园,经过几次修缮,1984年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座简单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烈士陵园。陵园坐落在县道涪文线左侧,从县道涪文线分路,一条蜿蜒但很平坦的小径,在两边民居的簇拥下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烈士陵园的正门。

也许是初春季节,虽有暖阳,却略有寒意,此时此刻我的精神显得凝重,作为土生土长的湄潭人,几十年来曾几次到过鱼泉革命烈士陵园,但没有今天的强烈向往和希望。沿着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小径,去寻访革命烈士当年战斗的故事,去拜谒他们依然长眠于烈士陵园的坟墓。

陵园大门两边的对联让我肃然起敬,“千秋大义垂青简,百世英名壮国威”。

是啊!从历史的典籍中回放烈士们生前片段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崛起,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用生命为我们后人托起的希望。他们的生命旅途虽然短暂,却是一种壮举。当面临生死抉择时刻,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大义凛然。他们活着时,不图私利,不务虚名,慷慨无私,为理想而生。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像星火一样燎原在黔北高原这片土地上。而死后则默默无闻地置身于广阔的山林草木之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一点特殊的标志,没有丝毫炫耀的痕迹。在烈士陵园的6块墓碑上,有的只有姓的称谓:“周同志之墓”;有的连姓都没有,只有“红军烈士之墓”的标记。这些烈士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连姓名都没留下。我为之动容,眼泪浸透了我的双颊,情不自禁肃立致敬。

然而,恰恰是这种平凡,这种朴素,铸就了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显得伟大、崇高,更加令人感动、敬仰。我想起了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看到的许多纪念碑都是高耸挺拔,伫立在陵园的中间,鱼泉烈士陵园也不例外。“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党的光辉历程中闪闪发光,在中华复兴的道路上熠熠生辉。如果,那高耸的部分就是英雄的灵柩,那么,那基座就是信仰,英雄与信仰同在,有了信仰就能造就英雄,英雄就会在信仰中脱颖而出。于是,我明白了纪念碑为什么大多选用沉重的大理石或花岗石作为基座。信仰是沉重的,英雄是艰难的,我们只有负重前行,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也许,鱼泉革命烈士陵园简单、平凡,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精妙绝伦的雕琢,但是,它朴实,朴实得让人敬畏。6座烈士坟墓静静地排列在陵园中,每一座墓前种有一棵柏香常绿树,寓意着烈士的精神千年长青,万年不朽。在陵园的左面,6块记录着烈士简单生平的墓碑在告诫后人,他们的精神永存!烈士的英灵永存!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是烈士灵魂的归宿,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力量源泉,让我们有了凭吊烈士,寄托哀思的心灵皈依。一座座革命烈士陵园,一座座纪念碑恰似生生不息的火种,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继往开来,前赴后继。

此刻,西天的晚霞开始下移,收尽了一天的日子,寒风中夹杂着暖气,使人倍觉体宁身轻。我用心灵的手掌,抚摸着静谧的纪念碑,它屹立在烈士陵园的上空,撞击着我的心灵,似一部厚重的历史,激励着我们永远前行。

丁也,原名张晓晓,贵州省纪实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1989年开始写作,先后在国内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余万字。

红色记忆

把日子过好

付宴

印象贵州

生活在贵州贵阳

□ 管利明

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后,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胜利成果所获得的幸福感之一。这种幸福感,唯有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才能让人民群众体现得如此真切,如此充分,如此幸福。

生活富裕了,手中有了钱,一切物质需求满足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从工作岗位退休下来的人们,在完成人生的勤奋创业、努力奉献、圆满收官等阶段之后,倍加珍惜晚年的时光。于是,健美健身、唱歌跳舞、琴棋书画、外出旅游,无一不是他们惬意的休闲选择,甚至许多家无牵挂的人们,还过起了冬暖夏凉的“候鸟”生活。冬季天气寒冷,去到沿海地区,享受春天般的温暖;夏天酷热季节,来贵州、云南,体味凉爽舒适的世界。

我在贵州贵阳,贵阳是个天然的氧吧,夏天,亦是个凉爽的清凉世界,自然不会跑到别处去消暑纳凉。但今年冬天,眼看着身边的同事、朋友纷纷或携家人,或约起三五个家庭抱团去海南三亚或广西北海等沿海地区过候鸟生活,心中竟然也动起了去温暖地带休闲一段时间的念头。于是,也邀约起几个家庭的友人,去到了广东省惠东县的巽寮湾,过了几天冬天里的春夏日子。

巽寮湾是广东十大最美渔港之一,位于惠东县的大亚湾畔,依山傍海,环境幽静,气候温暖,是一个没有冬天的海滨渔村。去到巽寮湾的时候,那里的气温在23度左右,如同贵阳的春未夏初。我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从贵阳出发,到了巽寮湾,就像突然置身夏天一样,赶紧卸下厚服,换上春装,人的身体也顿时轻飘起来,着实让我们体味到了候鸟生活的惬意和舒畅。

得益于如此良辰美景,同行的人们无不心旷神怡。尤其是一群女伴们,穿着鲜艳的服装,系上各色的纱

巾,在广场上、沙滩边载歌载舞,尽情挥洒着生活的快乐。

在巽寮湾,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群多达数万人,这些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们,当看到我们的女伴欢快地跳起各种舞蹈时,都不约而同地受到强烈的感染,随之羡慕地围观,有的游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跳起来。看到如此欢快的场面,总有人好奇地向我们问道,你们从哪里来?是哪里人?我们的回答却很简洁:“贵州贵阳。”于是,许多人知道了贵州贵阳,知道了贵州人的精神状态如此活跃,知道了那个曾经“人无三分银”、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已丰富多彩贵州,纷纷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些外省的游人一提到贵州,还会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聊起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和神奇的织金洞;甚至有人向我们炫耀,自己在2023年还到贵州榕江、台江,看过“村超”和“村BA”,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直到此时,我才感觉到,到了省外异地,“贵州贵阳”,尤其是“贵州”这个地域名称,已经成为一张代表贵州风貌的名片,成了“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的一个亮丽符号,并由此感到作为贵州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于是我对同行的人说,我们要珍惜“贵州”这张名片,一言一行都不能为这张名片抹上灰尘。

在巽寮湾的“双鱼岛”公园,我的朋友抽完香烟,手里拿着烟头却一时找不到垃圾箱丢弃。这时,一位清扫垃圾的大姐正好提着扫帚和撮箕过来,我的朋友便走过去,轻轻地烟头放进撮箕里面,大姐看了他一眼,随口问道:“你们是哪里的?”朋友答道:“贵州贵阳。”大姐点了点头,目光中对我朋友的举动充满着一种无言的敬意。当时我想,在这位大姐的心中,她一定也会对“贵州贵阳”这个地域名称充满敬意吧。

在气温达到二十六度的那几天,我们几个喜欢游泳的人决定来一次海泳,于是换上泳装来到海边。当时,海水里还没有游泳的人,我们的下海,无疑引起了沙滩边许多游人的注目。一些游人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海水冷不冷?我们依然答道:“贵州贵阳,海水虽然有些冷,但我们就想试一下大海的味道。”这样的回答,同样让他们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并说,你们贵州人真厉害!

我们在游泳,也成了沙滩上的一道景观。但在下海之前,我们都要把附近沙滩上的石头、海螺壳,甚至啤酒瓶的碎片捡拾干净,以免划伤腿脚。有一天,我们正在捡拾这些破碎物,一个五十多岁的沙滩清洁员看到后,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贵州贵阳。他十分动容地对我们说,谢谢你

们,给大家做了件好事。这沙滩线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你们贵州人,是好样的。如果大家都能像你们这样,这沙滩就会更加干净漂亮了。我们的举手之劳,让这位沙滩清洁员很是感动,无疑,“贵州贵阳”这几个字,一定会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细节决定品质,细节代表形象。要做一个合格的贵州人,其实并不在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我们每个人在平凡的生活里,坚守向善向美的本质,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做起,维护好你所在城市、所在省份的声誉,维护好你自身的形象。因为,你的每一个善举,就是你的城市、省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管利明,中国矿业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内数十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200多篇,15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都市无泪》、散文集《五彩文集》、作品集《我从山中来》等。

印象贵州

于是,电站想在小街上找一个懂电又认真负责的居民给他们管电,父亲的自荐得到了许可。

父亲管电后,经常巡线巡线,时常把老化的线子换掉,把歪斜的电杆扶正,电比以往正常多了。

电相对正常后,父亲买来了电视机,于是,我家成了小街上第一家有电视机的家。

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眼光,早些时候,他就把临街家里的一小撮空地建起了一个二十来平方米的小平房,小房窄,没人住,一直在那“丢荒”,但父亲说以后会有用处。

的确,小房对父亲很有用处,父亲把它当做卖钢筋、水泥的地方。

父母以加工面条和打米为主,但不仅是加工面条和打米,他们围着市场转,市场要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春夏时以卖化肥为主,秋冬时以卖水泥、钢筋、火炉为主,当然两种一年四季都做,只要有人要,父亲就会随时去县城进货。

父母在吃苦耐劳中,一角

张罗下,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母亲娘家离小街不远,在母亲小的时候,因为外公受伤害过世,外婆带着母亲和舅舅艰难地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辛。母亲幼小的心灵遭受外公过世的沉重打击后,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跟随外婆寒耕热耘,在半饥半饱中慢慢长大。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像两个苦命的瓜儿,挂在舅舅家大房一侧十来个平方米的“偏厦”。

“偏厦”是一间上下两层的土坯房,上层有一个临街的前门和一个靠后的窗户,下层是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房子的墙常年渗水,房顶盖的草只要遇到大风,好像就要被揭走似的,家里贵重的东西只有母亲陪嫁时的一口红木箱子。

那时,外地来赶乡场的客商很多,他们在小街上收了鸡、鸡蛋、苞谷、辣椒后,就运往附近的乡场去卖。这给了父亲有益的启示,就开始学赶转转场做起了小本生意。不管晴天还是下雨,父亲穿着母亲编织的草鞋,从乡场收集鸡鸭辗转百里到城里卖,又从城里倒腾些锅瓢碗盏回来。渐渐地,我家的小土坯房成了个小“百货店”。

在家的母亲没有闲着,每到场天,就去几里之外挑山泉水来卖糖水。

看到场天父母亲忙碌的样子,我和弟弟妹妹也跟着凑热闹,父亲此时便腾出手来去赶场。

百货+糖水,一场下来,我家有了不少的收入。手中有了点活钱,父母又开始了自己的新打算。

父母的新打算是先建房。建房的地基选在距离小街六十来米的荒坡上。父亲是这样想的,他建好房后就办个“加工厂”。

开山炸石砌墙打顶都是父母自己动手,邻居帮忙。房子建得不是很大,但是小街上第一家用水泥打顶的人家。

建好的新房有一个堂屋,是用来安装磨面机、压面机、打米机和柴油机的。左右两边厢房,左边厢房下是厩,用来养猪,厩上巴街一边当客厅,后面一间做卧室。右边厢房前一间用来生火做饭、晾面,里间是我和弟妹学习休息的地方。

那时小街没有磨面机、打米机,要磨面和打米都要背到离小街十来公里的水电站去磨,当然也要在那儿撵面。如果不想背米去磨,可以在小街上找有碓的人家去春,但费时费力。

父亲一口气买来磨面机、压面机、柴油机,母亲又是磨面又是做面条又是打米,在堂屋的“加工房”里整天忙得团团转。

此后不久,我家又买来了榨油机和电动机,成了小街上第一家“多机专业户”,来做面条、打米和榨油的乡亲们经常排队等候。

当时的小街用电,是从五公里外的水电站牵来的线子,线杆是木杆子,电线是几根铝线组合而成的,如遇狂风暴雨,电杆会倒,电线会断,用电会停。

付宴,六枝特区作家协会会员。在《六盘水文学》《六枝文艺》等发表小说、散文多篇。